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813之谜

813 / La double vie d'Arsène Lupin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蔡静如 译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813之谜

813 zhi Mi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蔡静如 译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13 之谜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 蔡静如
译.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9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 4)
ISBN 978-7-5336-6283-7

I. ①8… II. ①卢… ②蔡… III. ①侦探小说—法国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254 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 813 之谜

作者 :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 蔡静如

出 版 人 :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阿卡狄亚

装帧设计 : 吴 凯

责任编辑 : 王 骏

特约编辑 : 张春孝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3.25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283-7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rsène Lupin

目 录

第一部 双面亚森·罗苹

1. 连续杀人案件	3
2. 雷诺曼组长	50
3. 雷宁公爵	68
4. 雷诺曼组长大显身手	104
5. 雷诺曼组长落入陷阱	124
6. 亚登罕男爵	146
7. 雷诺曼组长的外套	174

第二部 亚森·罗苹犯案

1. 亚森·罗苹在狱中	199
2. 历史的秘密	230
3. 罗苹的神机妙算	248
4. 德意志皇帝	264
5. 猎宝行动	283
6. 追捕凶嫌	315
7. L. M. 是谁?	343

8. 欧洲地图	366
9. 杀手的真面目	391
10. 尾声	412

第一部 双面亚森·罗苹



1. 连续杀人案件

I

凯世白在房间门口猛然停下脚步，紧抓住秘书的手臂，惶然地喃喃念着：“夏普曼，又有人来过这里了。”

“老板，不会吧！”秘书夏普曼答道，“刚刚你才打开这房门，而这房间的钥匙始终都放在你的口袋里呀！”

“夏普曼，真的有人进来过。”凯世白肯定地重复一遍。

他指着放在壁炉架上的旅行袋说：“你看，这袋子在我们出去前还是封好的，现在却已经被打开了，这就是证据。”

夏普曼回答：

“你确定是封好袋子才出门的吗？话说回来，这袋子只不过装了些没啥重大价值的杂物，比如盥洗用具……”

“袋子里的确是只有这些东西，但那是因为我在出门前为小心起见，特别将钱包取出来了，否则的话……夏普曼，我确定有人趁我们出去吃饭时进来过。”

说着，凯世白拿起挂在墙上的电话：

“喂！我是凯世白先生……第四一五号房间……对，没错……小姐，请帮我接警察局刑事组，你应该知道电话号码吧？好，谢谢，我等一下。”

不一会儿，他又接起电话：

“喂？请刑事组长雷诺曼先生听电话，我是凯世白……喂？科



长当然知道是什么事，是他让我打这个电话的……什么？他不在吗？那么请问您是哪一位？……刑事组辜贺先生……昨天我和雷诺曼谈话时，您好像也在嘛！……对，就是为了这件事，今天又发生了，又有人闯进我住的房间。如果您现在能赶过来，或许可以找到一点儿线索……一两个钟头内就可以赶到吗？那真是太好了！到了以后请他们直接带您来四一五号房。真是太谢谢您了，谢谢！”

这位鲁道夫·凯世白，绰号钻石大王，又叫做好望角之王，是位千万富翁（据说他的财富起码有一千万以上）。他这次来巴黎已经一个星期了，下榻在帕拉斯大饭店第四一五号豪华套房。这个大套房共分为三部分，右边的两间隔间较大，面对着林荫大道，分别是客厅和主卧室；左边的一间紧临着朱帝街，是秘书夏普曼的卧室。

这间豪华套房隔壁连着的五间房间都被凯世白订下来，是要保留给他的夫人住的。夫人目前正在蒙地卡罗，等着凯世白一通知就立刻北上巴黎与他会合。

凯世白忧心忡忡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没有老态。金边眼镜下一对碧蓝的双眼透出些许沉思，使他的脸上出现一抹温柔又略带羞怯的表情，和那宽阔的额头及坚硬的颧骨显得极不相称。

他走到窗边：窗户是紧闭的，应该不可能有人从这扇窗户爬进来吧？大楼的阳台离窗户右侧还有一段距离，左侧的阳台也和临着朱帝街的其他阳台隔开。

他走进主卧室——这个房间没有和任何房间相通。他又到秘



书的房间去察看，这间房间和预定保留的五间套房相连，但是互通的房门是关着的，而且上了锁。

“夏普曼，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几天怪事连连。你应该同意我的感觉……昨天我的拐杖被动过了，前天我确定有人来翻过我的文件。这……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你想得太多了，老板。”夏普曼坚定地答道，脸上没有丝毫担忧的神情，“要到这房间里来，只能从外面的客厅进来，而那客厅的钥匙是你到了以后才要求旅馆特别配制的，唯一的备份钥匙只有你的仆人爱德华才有。难道你不信任爱德华吗？”

“爱德华已经跟我十年了，我怎么会不信任他……只是我们出去吃饭时，他也去吃饭了，这一点很不妥当。以后叫他等我们回来后再出去。”

夏普曼耸耸肩，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位好望角之王不知道在担心什么，变得怪里怪气的。住在旅馆会有什么危险呢？更何况我们身上根本没有携带任何值钱的东西，也没带多少现金，不是吗？

这时他听到玄关的门开了，是爱德华回来了。凯世白告诉他：

“我今天不见客人，除了一位辜贺先生。你现在到玄关去好好守着门，我和夏普曼先生有很多事情要忙。”

凯世白和夏普曼坐在书桌旁，开始处理桌上的一大堆信件。凯世白逐一拆开信件，指示夏普曼如何回复。在处理了三四封信后，正仔细聆听老板指示的夏普曼突然发现凯世白停下了手边的工作，手持着笔，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原来他手里正拿着一根弯曲成钩状的黑色细针。



“夏普曼你看，这是我在桌上找到的，一根弯曲的针，这针一定有特殊用途。证据来了，你不能再坚持说没有人进过这房间，毕竟这根针是不会无缘无故自己跑到书桌上来的。”

“不，这根针是我的。”夏普曼答道。

“是你的？”

“对，是我将领带固定在衬衫领子上用的。昨天晚上你在看书时，我在这里将领带解下来，无意中把针弄弯了。”

凯世白听完，站起身来，很不愉快地在房中来回踱步，又忽地站住了，说道：

“夏普曼，你心中一定在暗暗嘲笑我吧！的确，或许你是对的。我想上次从好望角回来后，不知不觉中，我变得有点儿神经质。因为在我的人生和事业中出现了一项新展望，这是个极为伟大的计划，规模非常惊人，目前还只是在雾里看花的阶段，但是雏形已经慢慢显现出来了，非常恢弘壮观！夏普曼，这是超出你想象范围的。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钱，钱我已经太多了。我是为了其他的，为了超越金钱之上的权力、势力、影响力。倘若这一计划实现了，我就不只是好望角之王了，恐怕还会当上一国之君呢！从此以后，鲁道夫·凯世白，铁匠的儿子，就能够和那批瞧不起商人的贵族们平起平坐、并驾齐驱了，甚至还凌驾于他们之上呢！没错，夏普曼，我一定要超越他们……”

凯世白突然打住了，瞧瞧夏普曼，好像觉得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了太多，但他还是掩不住兴奋，继续下了一个推论：

“这就是我近来总是忧心忡忡的缘故，因为脑中藏着这么重大的理想。但是这个秘密现在似乎被人知道了，有人在暗中算计我，



绝对不是我的臆测……”

这时电话铃响了，夏普曼提醒凯世白：

“老板，电话。”

“这会不会是……”凯世白自言自语着，拿起话筒，“喂！哪一位？上校吗？我是凯世白，有新的进展吗？好极了！我等你……你会带着你的人一起来吗？很好……绝对隐秘，不会被打扰，有这么严重吗？……放心，我会交代下去，叫我的仆役和秘书严格把关，不准别人进来。你知道怎么来这里吧？快点儿来，刻不容缓。”

凯世白一挂话筒，就对夏普曼吩咐道：

“等一下有两位先生会来，记住是两位先生，叫爱德华带他们进来。”

“那刑警辜贺先生呢？”

“他说要晚一点儿，一小时后才会到。让他们碰面也没关系。叫爱德华立刻去通知旅馆大厅，就说我今晚不见客，只见上校和他的朋友两人，以及随后的辜贺刑警，叫大厅柜台好好记下来。”

夏普曼马上去执行老板的指示。他回到房间后，发现凯世白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口袋，看起来应该是空的，正犹豫着，似乎想藏起来，又不知道要藏在哪里好。最后，他走到壁炉架旁，把皮口袋塞进了旅行袋里。

“来，把信件整理完吧，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的空档。喔！有一封我太太来的信呢！你怎么没有先挑出来呢？夏普曼，你没有认出太太的笔迹吗？”

凯世白捧着这封爱妻亲笔写下的信，心中的感动与愉悦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了。他深深地嗅闻着附着在信封上的香水味，小



心地拆开，慢慢地低声读着，片段的语句断断续续地传到夏普曼的耳中：

“今天觉得有点儿慵懒……整天都没有离开房间一步，日子好闷！……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的身边去呢？每天都殷殷期盼着你通知我启程的电报……”

“夏普曼，你今天已经把电报拍出去了吧？那么太太明天，也就是星期三就能到这里了。”

凯世白脸上那副欢欣的表情，谁也描述不出来，仿佛工作上的沉重压力和近日来的担忧阴霾瞬间已一扫而空。他摩拳擦掌，深深地吸一口气，坚信自己是功成名就的强人；洋溢的幸福感，因胜券在握而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外面有人在按门铃，夏普曼，快去看看。”

他才说着，爱德华已经进来通报了：

“有两位先生要见老板，他们说是……”

“我知道了。他们在玄关等着吗？”

“是的，老板。”

“好，你立刻去把门关上，不管是谁来都别开门，除了辜贺刑警。至于夏普曼，你现在去把两位客人请过来。告诉他们，我要先跟上校谈话。记住，先让上校单独进来。”

爱德华和夏普曼退出房间，随手将门带上。

凯世白走到窗前，把头靠在窗户的玻璃上。

窗户下方的大道上车水马龙，马车和汽车排成两列并行着。明媚的春光荡漾在车子的铜制配件和珐琅亮漆上，照出闪闪的金光。树梢吐露出点点嫩芽，翠绿的新叶正悄悄地伸展开来。



“夏普曼在干什么？”凯世白暗忖着，“怎么这么慢吞吞的，还不带客人进来？”

他拿起桌上的香烟，点着，抽了几口。他一回头，忍不住惊叫出声，他身后不知何时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

凯世白倒退一步，问道：

“你是谁？”

那陌生人穿得很优雅，黑发，蓄着黑色短髭，目光如电，诡谲地笑道：

“你问我吗？我就是上校呀！”

“不……不对，我称呼为上校的人……那个以上校名义和我通话的人并不是你。”

“当然是我呀！另外那个只不过是……算了，我们不要去管这些琐事了。重要的是我，我就是这事的主角，我发誓，我就是策划人。”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上校呀！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前，我就叫做上校。”

凯世白越想越不对劲儿，一股恐惧笼罩住他，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来此的目的又是什么？

于是他大声叫着：

“夏普曼！夏普曼！”

“你叫人来做什么？我在这里陪你还不够吗？”

“夏普曼！夏普曼！”凯世白还是照样不住地呼唤着，“夏普曼！爱德华！”

“夏普曼！爱德华！”这次换陌生人在帮凯世白叫唤两位属下



了，“你们还不快来？主人在叫你们呢！”

“先生，麻烦你，请让我出去。”

“请便，可没有人禁止阁下的行动喔。”

陌生人彬彬有礼地侧身让凯世白走出去。凯世白走到门口，伸手一开门，又吓得跳起来倒退了一大步。原来门外有一个人正拿着手枪对准他。

他张着嘴，结结巴巴地在口中念着：

“爱……爱德华……夏普曼……”

这时他已经吓得连呼唤仆人的声音都喊不出来了。再仔细一看，只见外面客厅的角落，他的秘书和仆人已经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嘴里塞着破布，还不住地呻吟着。

凯世白的个性虽易担忧紧张，却不失为勇敢的人，在面对危险时，不轻易放弃，反而更具有勇气。

他一边努力抑制着害怕与恐惧，一边慢慢地向后倒退，把背靠壁炉旁的墙壁上。他的手在背后摸索着电铃，一找到后就拼命地按铃。

“然后呢？”陌生人问道。

凯世白不回答，仍然继续用力按着电铃。

“然后就会铃声大作是吗？你以为按了这个铃，就会有人立刻赶来，旅馆马上陷入一阵大骚动是吗？请阁下转过身去瞧瞧，电铃线早就被割断了。”

凯世白像是不相信陌生人的话似的，用力地转过身去，却霍然地拿起旅行袋，伸手拔出一支手枪，立刻瞄准陌生人开了一枪。

“老天！”陌生人笑道，“你怎么会在手枪里装无声的空包



弹呢？”

凯世白像疯狗般又连开了两枪，还是没有子弹射出来。

“再来三枪呀！好望角之王。我多么希望你能连开六枪，每一发子弹都射中我！那可就过瘾了！怎么？放弃了？真可惜，好戏才刚上场呢！”

陌生人抓起一把椅子，椅背向前，骑跨坐着，手指着另一把椅子对凯世白说：

“请安心地坐下吧，这是你的地方，千万别客气。来根烟吗？我不要香烟，我个人对雪茄有特别偏好。”

桌上有盒雪茄，陌生人选了一根金棕色烟丝的优普曼高级雪茄，点上火吸了一口，欠着身说道：

“谢谢你，这雪茄真好。来，我们来聊聊吧！”

凯世白惊慌地望着陌生人，猜不透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角色？看此人一副温和的模样，又如此能言善道，凯世白的恐惧渐渐消退，甚至开始认为这个场面可能以平和的方式解决。于是他从口袋里取出皮夹来打开，抽出一大叠钞票，问道：

“要多少？”

来者似乎不懂凯世白的意思，惊讶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后，喊道：

“马可！”

刚刚站在门口持枪的男人闻声立刻走了过来。

“马可，这是这位先生的一点儿小意思，让你买礼物送你女朋友，你就收下吧！”

那叫做马可的人右手握着手枪瞄准凯世白，左手伸出来拿了



钞票便退出去了。

“钞票已经依你的意思收下了，”陌生人继续说道，“现在来谈谈我此行的目的。我要两件东西。第一件是那只你随身携带的黑色皮制小袋子，第二件是昨天还放在旅行袋里的黑檀木匣。你一样一样拿出来吧，先给我那只皮制口袋？”

“已经烧掉了。”

陌生人皱了一下眉头。他看起来像是那种永远有办法让人不得不吐露实情的人。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想办法。那只黑檀木匣呢？”

“也烧掉了。”

陌生人怒吼道：“你想要我吗？”说毕跳起来，身手矫捷地反扭住凯世白的手臂。

“鲁道夫·凯世白，你昨天到意大利大道的里昂银行时，大衣下本来藏着一包东西。然后你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号码是十六号之九，当你签完名付过账后，就走到地下室去。等你从地下室上来时，那个包裹就不在你身上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么木匣和皮口袋都是在里昂银行里啰？”

“不对。”

“马上把保险柜的钥匙给我。”

“不行。”

“马可！”

马可闻声立刻跳了进来。

“马可！把他五花大绑。”